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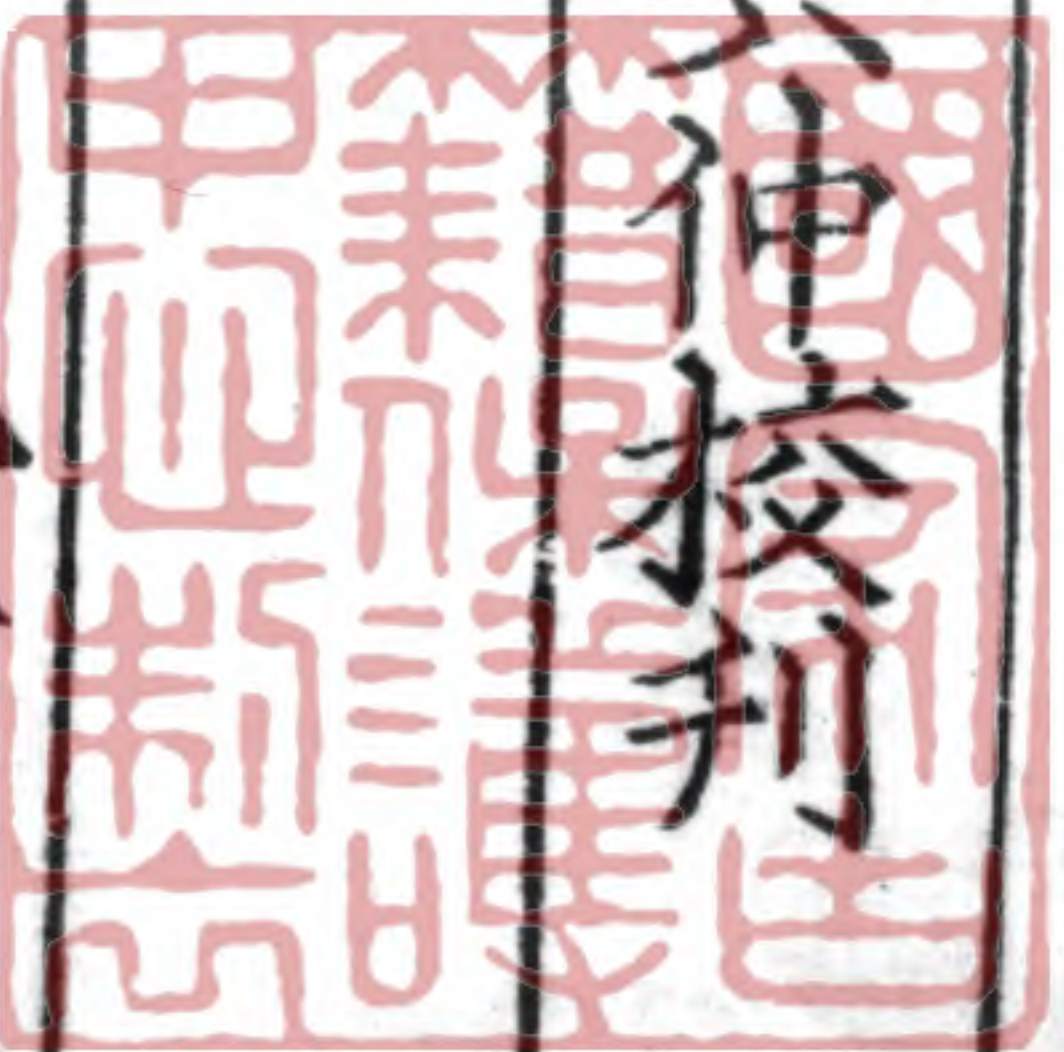


淮南子卷二十四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昆陵後學吳仲校刊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  
劍遽契其舟掩薄暮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  
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  
之芻靈是為貴者也曹氏之裂布蠅者貴之然非  
夏后氏之璜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  
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踈者淺矣然待所不踈





而後行智所知者徧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拈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母貽盲者鏡母子寔者履母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採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狗彘不擇甌甑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于蜘蛛烏力騰日而服于雛禮能有脩短也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

非其任也怒出于不怒爲出于不爲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淫不斷大豆不具大勇不闔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



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人莫欲學  
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  
急所用也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白人之從事或  
時相似水火相憎鱧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  
讒賊間之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  
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除  
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  
無也然逾屋之覆壁瓊成器礪諸之功鑊邪斷割  
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蚤  
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

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  
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  
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  
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唇竭而齒寒河水之  
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絺  
冠則戴致之絺則躐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  
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  
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  
况踈遠乎聖人之于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  
終始哉其向之誠也官池涸則溢旱則涸江水之



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潦不能蔽目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潦輻未足持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蹙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駘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任動者車鳴也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糜蕪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上

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虻羸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教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已蘭之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舌之與齒孰先礪也錐之與刀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鱗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者不訶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



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匪使但吹竿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藿藜名尊於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特者不可食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

者未必廉藟苗類絮而不可爲絮麋不類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御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蠃蠃慕于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蚘蚘慕於醯酸葷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



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  
潰小炮而發瘞疽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  
全去之而虧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堙防  
便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  
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  
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  
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使葉  
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鰲  
狄之捷來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  
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不弗能滿十石而有塞

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漁  
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  
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  
有考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  
巫盜賊之輩醜吠犬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  
稷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瞽  
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  
無貌於心也不喜見像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  
足虎豹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  
也秦通嶠塞而魏築城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



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  
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下  
可復亡犴不可再環可以喻圓不可以輪條可以  
爲纜不可以紉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  
猛獸不群鷲不雙循繩而斷則不過懸衡而量則  
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  
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  
高者風雨奉之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  
類有時而隧枝格之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  
不矢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適

湯沐具而蟣蟲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  
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  
壯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  
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  
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  
食之而肥類不可以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  
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翼  
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焦土中有  
水弗掘無泉蠶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  
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



而不傲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隣之母死往  
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刼以然也西方之倮國鳥  
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炭燠掇之則爛指萬石俱  
燬去之十步而不死同聲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  
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  
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  
不足以爲一人和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  
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罟  
者扣舟罩者仰之罟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見  
象牙乃知其大于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

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闢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闢  
於伏兕之旁佐祭者得掌救闢者得傷蔭不祥之  
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簷頭  
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  
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  
殺之爲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  
田能者以爲富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  
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  
類而取之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堞  
之也屠者羨藿爲車者步出陶者用缺盆匠人處



狹盧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乘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爲則議多事匡苛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則難的的者獲提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稼穡粟

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芻太山不上小人旁光不升俎駟駁不入牲中夏用箠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獻公之賢欺于嬖姬叔孫之知欺于豎牛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



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  
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踉薄冰蛟  
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入者若蚘之足衆  
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醜  
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柚布之新不如  
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馱黼在頰  
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馬齒  
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石生  
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  
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汗準而

粉其頰腐鼠在燼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  
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  
胥時落母曰不幸旣終不墜井抽簪招燐有何爲  
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  
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爲蠃子子爲蟲  
兔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  
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搗膏燭澤也以微  
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于口鬼神之貌不  
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于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  
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



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  
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雖欲謹  
亡馬不發戶麟雖欲豫就酒不懷葶 孟賁探鼠  
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  
茯苓掘兔絲死一家夫燹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  
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醜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  
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  
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於已一目之羅不可以  
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  
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

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  
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  
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  
于河雖龍蠱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愛熊而食之鹽  
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爲  
杖心所欲毀鐘爲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  
百誕成一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  
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  
以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騏驥驅之  
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



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  
之瑟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  
朝美女擯於官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  
吟於巷適子懷於荆赤肉縣則鳥鵠集鷹集鷹則  
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  
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臨河而羨魚不  
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蠶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  
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  
而樂使人欲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

謂之亂矣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  
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  
行於霜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  
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捨  
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寅立無  
壑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  
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於  
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  
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殤善舉事者  
若乘舟而悲謠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



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剝烏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螻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愈易忍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納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

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而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驚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



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入之道若以燧取火䟽之則不得數之則弗中正在䟽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其當道雖遠弗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簞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

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泮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臨淄之女織紉而思行者爲之惇疾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扞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䟽狂者傷人莫之然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出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况一不信者乎憂父



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淮南子卷二十四終

淮南子卷二十五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昆陵後學吳仲校刊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



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六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

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



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  
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復丘者其  
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  
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  
有復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  
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

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  
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繇威服四方而無所  
訕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  
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

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  
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功取地  
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  
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丘  
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  
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  
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  
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  
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  
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



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  
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  
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劔而伯頤  
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起  
圍而逐揚劔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  
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  
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  
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  
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  
之而反利者也

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  
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  
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  
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  
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  
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  
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  
無復與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



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天病濕而強之食病暘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避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身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

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

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唬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唬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



傳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况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

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

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垂棘之璧與屈莖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



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謂與之而反取者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慎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

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伐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陰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復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



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  
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  
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  
而食折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  
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守者皆屠之此獨以  
父子盲之故得無棄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  
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  
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  
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

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  
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不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  
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  
也  
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  
於實者

高陽黉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  
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  
高陽黉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



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  
令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  
於辭而不可用者也

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  
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  
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  
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  
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  
以死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  
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

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  
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  
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  
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  
或近之而遠

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  
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  
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  
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  
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



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  
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  
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  
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  
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䟽無  
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  
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  
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者待履而行  
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  
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  
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  
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  
百言百當不如釋趨而審行也

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  
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咎犯曰  
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  
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  
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  
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  
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



季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之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晉亡則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

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赫爲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群臣無有驕侮之心者唯赫



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是觀之義者臣之  
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  
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  
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討會人數  
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  
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  
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  
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爲不然  
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

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  
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  
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  
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  
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爲東封上計而  
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  
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  
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  
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輶而浮  
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



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

賢主不苛得忠臣不苛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  
攻鼓弗能下魏聞倫曰鼓之背夫聞倫知之請無  
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  
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  
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  
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  
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  
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  
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

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  
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  
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曰凡襲  
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  
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  
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  
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  
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  
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  
者弗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伐之陳入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入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

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入之名者



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昔考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

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攸久此之謂也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



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  
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  
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  
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  
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亡奔薛孟嘗君聞之  
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  
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  
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  
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

子者邪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  
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  
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  
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  
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

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  
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  
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  
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  
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



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反乃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剝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爇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逸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宰予以弑中而殺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



魯季氏與郈氏鬪鷄郈氏介其鷄而季氏爲之金  
距季氏之鷄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  
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  
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父  
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  
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  
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  
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  
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  
鷄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

侵楚兩人搆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  
氏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鷄季氏金距郈公作難  
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  
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  
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蠱蚩走牛羊此之謂  
也

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矣使患  
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知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  
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脇使之袒而捕  
魚鼈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



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祖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絮也耳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

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待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卽尹而答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臆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緇微繳蒲且子之功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



越也及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而爲夫子後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箠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於不取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以爲入行也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皆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於不取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以爲入行也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皆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萬使蒙公楊翁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刈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鷄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



設備也鳥鵲之智也

或爭利而反強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  
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  
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  
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  
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  
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  
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  
止之而不知不爭反取之也知者離路而得道愚

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  
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  
之者可與及言論矣

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  
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  
馬而擊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  
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  
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  
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  
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六喜解馬而與之說



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  
聖人量鑿而正柄大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  
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  
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

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  
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然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  
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  
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  
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

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啣豚  
又何疑焉且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  
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  
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菜杜蒞美入之所懷  
服也及漸之於滄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  
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  
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葉笠盤旋也今  
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  
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



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  
夫徐偃王爲仁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  
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  
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  
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  
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戟則以  
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  
不同誹譽在俗趣舍不同逆順在時狂譎不受祿  
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  
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  
何功名之所致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之於世矣知  
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  
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  
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  
虎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則必趨見門閭  
聚衆則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之伉禮然不終其壽  
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  
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  
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



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令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  
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通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臘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暘人於越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



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

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



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君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魏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太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有人無柰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



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之家克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僂

力一志悉率徒屬而以必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捷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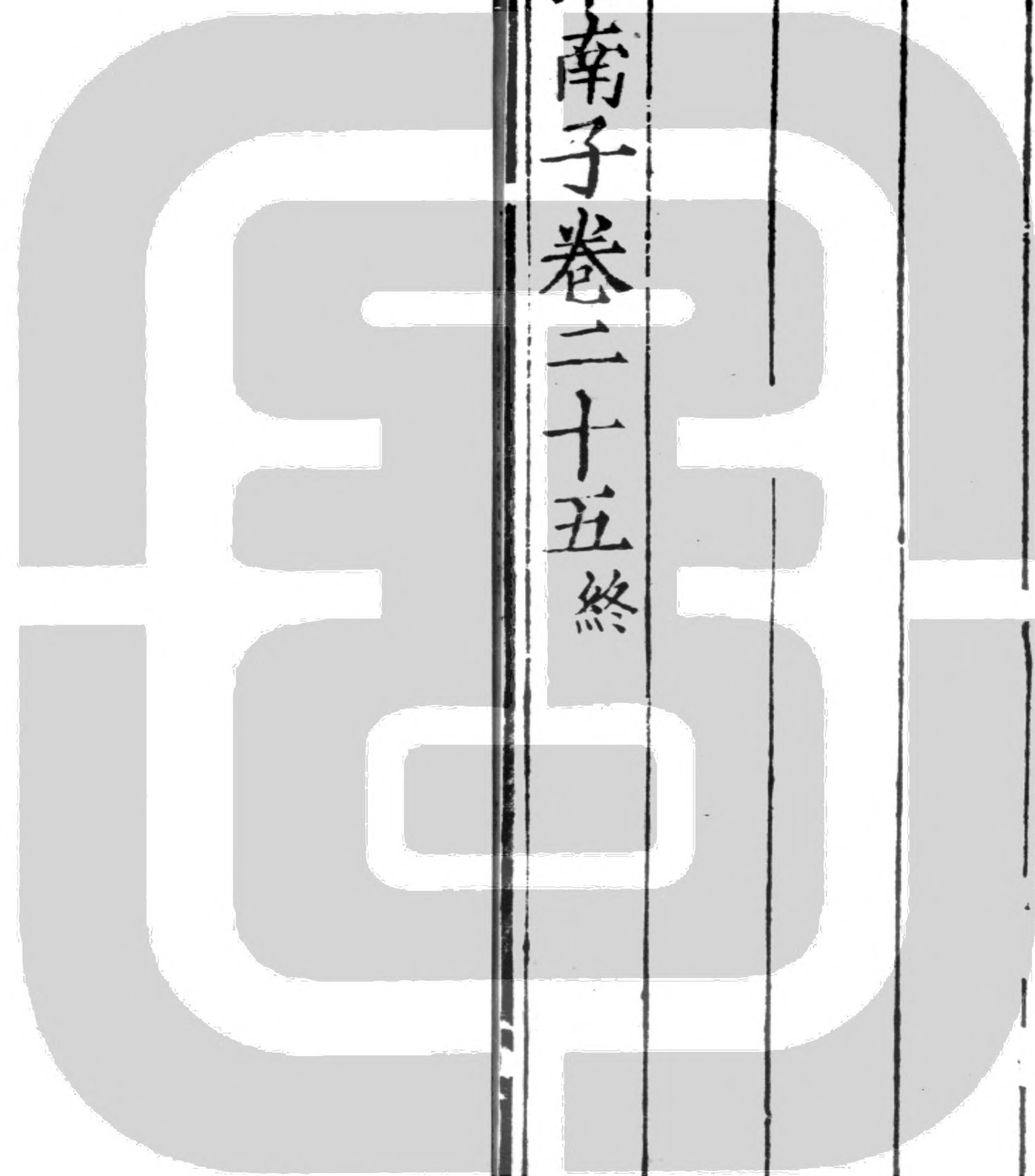


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  
被吾刑怨之潛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  
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  
若然而不若然者也○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  
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  
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  
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  
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  
可不審也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  
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  
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  
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  
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瞑目植睛見必殺  
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  
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  
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二十五終



淮南子

卷二十五

終



